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三

駙馬府既落成，公主駙馬等，一齊選人，惟府裡地方至多，仍謹守未婚夫婦之禮節，居處不同宮室，有保姆以監視之，有室老以督教之，室老之名至古，如豪宗巨室之女當家，惟其權與老母家姑等。公主有過，可以斥責之，公主以下，妃嬪媵嬙，不守女儀者，得用夏楚鞭撻之，鄭生府中無事。無二公主評花鬥草，攜手遊行，夫唱婦隨，領略柔鄉滋味，興之所至，挽雕弓，射飛鳥，銀槍畫戟，比武於萬綠叢中。生笑謂斌瓊曰：「當習南京蕭寺，卿雖易笄而弁，然而紅顏腴腆，我已看出兩三分，然卿亦太矯情，出外喬裝，猶可說也，及返山中，我來相訪，仍秘密不使知之。我方萬里投親，不逢故友，怏怏失望。試易地以處，卿之懷喪為何如？」斌瓊笑曰：「君訪我而見我，亦又何求？」冰娘代答曰：「見則見矣。妙已變其廬山，即如未見矣，我苟作男兒，相思欲死矣。」言次，吃吃不止，斌瓊亦揶揄之曰：「妹謂姐之矯情，更甚於妹，何者，人謂生同衾，死與穴，姐之與哥，石壁裡同眠。凡歷幾晝夜，此則生而同穴矣，寧非千古奇談，乃同穴而守璞完貞。世無關雲長，柳下惠，乃竟秉燭達旦，坐懷不亂，是真不近人情，姐苟作男兒，豈止思想，當必發癩，虧汝尚笑儂。」冰娘大赧，神色至不怡，著者曰，斌瓊於是為失言矣，生之冰娘同穴也。生貫拒女，非女之拒生也，生固負冰娘，冰娘至今怏怏。奈何以此相嘲，冰娘微嗔曰：「姐福薄。不得郎歡。怎似妹妹美貌多情，能令個郎心塌地。關山遠隔，乃為妹異地而守貞，此等貞男，世所罕有，妹乎，郎之心，始縛都為妹也。曷嘗有牽掛薄命人者。」言至此，眼圈微紅，斌瓊握其手，憑其肩，笑撫之曰：「姐莫認真，我姐妹兩人，花底問話，不過聊為戲謔，寧使發嬌嗔，妹知罪矣。」以雙手一熨，搔其肢腋窩，冰娘嗤然一笑，遂言歸於好，忽見宮婢匆匆入，報導滇城有專使至。齋一緊急之公函，大王請公主駙馬，到秋獵軒，有要話相詢，幸勿俄延者，三人面面相覷，隨宮婢以出，登車入宮闕，以至於後苑之秋獵軒，男女小英雄。一對對兒脫網羅，歸山寨，滇城方面，胡尚有急足使，齎秘密文書，競從天而飛下者，此何以故。原來吳生次尾，尚滯滇中，私與圓圓夫人，暗通消息，曰專使，曰秘函。實次尾遺之以至也。其文略曰：君等歸山中，百事罷，一淨盡。今作桃源世外民矣。寧復知碧雞金馬之場，尚是封豕長蛇之窟耶？逆賊一日不除，吾輩責任，即一日未盡，近頃碧眼兒（按指吳三桂）出師緬甸，逼亡國孤兒於無地（指朱由榔）貽書緬人，使盡殺末路之君臣，某日緬人請王，及諸從亡者，雲相請入宮，焚符籙於佛前。化為灰，入淨水，君臣須飲咒水，以明心跡，庶永祈神佛之保佑云云。王及外臣，入一個殺一個，須臾殺盡，嗚呼，朱明之祚斬矣。其庶孽殲除已盡矣，前朝亡國之孫孫，無如是慘酷者，緬人非我族類，立心兇險，此何足責，乃假之刀而授之柄者，厥為碧眼兒，此獠世受國恩，當日虜廷乞師，自矢為申包胥，今何知者，亦既裂土分藩，享富貴已極矣。先朝列祖列宗何負於彼、而必窮其如是慘所至而誅之，凶耗遙傳，人人髮指，吾輩此日有舉動，即將欲尋故明子孫，假玉牒銀淘潰威靈，用為號召，恐不可復得矣。碧眼兒臣服滿酋，如薙草焉，絕其末根，勿使能植，猶可說也。今明明勾結耿，友對虜庭，五華山之義旂，迨將舉矣，僭符號，擬乘輿，體制儼然帝者，此獠不反正則尚繼已。既反正，則此心當不忘先朝，尤此假先朝之名義，以款動天下，今竟殺先朝體之君。此又何為者，總之天生梟獍，其性多與人殊，南中義士聞之，不知若何憤慨。陳圓圓夫人，尤不以為然，長門異姬，力爭無效，事亟矣。諸兄諸姐妹，山中策畫，動定如何，速展嘉謀，以快殘局，應箕痛哭下言云。

苗王示諸人，諸人皆蹙蹙呼號，倡素殷靈牌，為朱由榔發喪，向南招魂，遙祭從亡死節諸臣，一切如禮，此一役也。夜合花尤哭之慟，昏絕者數次，眾人初不解其何心，某日生步園林，無意中想及當年，南京蕭寺中。自己與斌瓊公主。此一段姻緣。可謂苦盡甘來，天作之合。今各人皆得其所花花相對，葉葉相當，甚至三個老人，抑且結為兄弟，群聚首於一堂，洵屬徹天之幸。惟義妹夜合花（即斌玉）身世漂零，譬如空中落花，渺渺茫茫，仍無歸著，娟娟殊可念，我其何以慰之者。忽又自語曰，我自訂婚二女以來，玉妹輒悒悒不自聊，息影索居，相逢偏避道，此又何為者。思及此，信步所知，拂柳分花，直向斌玉之寢官，冀一窺其動靜，碧窗人悄，青山鳥啼，積雪初晴，濃雲欲散，半天之倒懸瀑布。挾雷霆萬鈞之勢，怒號噴薄而下。激於山澗之石，琤琮作不平鳴，時則有幽愁暗恨之美人，作胡女新妝斜倚於熏籠之次，面向裡悄然而深思，禹從兀下拈一卷書。府而看之，曼聲哀唱曰，苦恨年年壓金線，為他人作嫁衣裳，哽噎無端。低徊欲絕。生佇立窗外。從碧紗之小孔窺之。竊歎曰：「傷哉玉妹，美人遲暮，惻惻可憐，彼浪跡天涯，歷盡千辛萬苦，究為著誰來者。蒼庵蒼庵，汝終不得辭其咎。」乃放輕腳步，繞紗窗，入廳事。悄悄揭其簾之角，潛身入內，逼近斌玉之背，背後鴉翎蝶翼，雲鬢長垂，光油油，香馥馥，褪著玫瑰畫龐，光澤如絳晶紅玉，私念此媽為否臉。苟移而在兩公主之身上去。則溫馨甜密，我吻之可自由。蓋國色天香，不啻我之禁臠也，今不幸而發現於彼之腮邊，其名義猶然兄妹。我其何以堪之者，然而兄憐小妹，嗅咻之，撫摩之。亦尋常事耳，至此不能自禁，乃輕輕以指甲彈之，甫一著指，斌玉惕然而驚，失聲曰，呵唷，柳腰一揚，張手如反弓，幾乎僕於臥榻之下，回首乍見生，霏紅暈頰。神色漸不愉，怪且嗔曰：「兄乎。此何舉動者，兄侮我，亦至矣。雖然。我孤苦畸零，人不侮我，將誰侮者，言已，酸咽而欲泣。」言已，簌簌淚下，矯首他向，若不勝其憤恨，生笑曰：「此兄妹虐謔，值得如許認真，願妹勿爾，我知罪矣。」斌玉卒怏怏不歡。生慰藉一番，索然自去。著者曰，傷哉斌玉，彼自南京困跡，其爾鄭生相逢。脈脈情根。則暗種於鄭身上，奈鄭生之心，已有所屬，彼斌玉自顧，夙昔曾經嫁人，已破之甌，世無司馬相如，文君怎逢知己，嗣又得高僧收錄，若鄭生，若斌瓊，若斌玉。學習技藝，詔彼三人，俾結為兄弟姐妹，於是情以義掩，情根送久久不動，無復有些子之萌芽，今斌瓊冰娘，雙雙下嫁於生。彼子子一身，尚復何盟，人情恨極則生憤，憤極則生激，激至所至，斯何事不可為。嗟呼斌玉，從此莽莽風塵，投身虎穴，女英雄歷劫之花，又重新開幕矣。忽自請於苗王曰：「韃虜入主中原歷多年。株根固，固則雖有大力，莫之能拔，而吳逆為致寇之罪魁，往者跋扈滇南，久有反對滿夷之志，吾黨義士，猶將利用之，以壯我義聲。近頃親帥師入緬甸，逼死先朝遺孽，充彼之志，迨將帝制自為，絕無犬馬戀主之餘地，且吳逆年屆七十矣，及今不圖，噬臍何及，恐彼一旦就死，吾輩利刃，終弗克剝其胸，而時局益可不為矣，今義女不自憚，擬躬入滇城，混充宮婢，潛伏吳王之肘腋。其能刺而殺之，為先朝除一逆臣，為吾黨泄一巨憤，此其上也。暗通宮掖，勾結軍隊，內有陳圓圓夫人，為之乾旋，外有吳次尾義士，為之擘畫，相時而動，以待外援，此其次也，即不幸而為荊卿轟政，一擊不中，濺血虜庭，則區區小女之名。足與日月爭光，山河並壽，又其次也。女志已決，將以即日成行。」苗王聞言，乃灑然動容，亟贊其為國危身，犧牲至大，姑慰止之，使少安毋躁，而先謀於斌瓊公主。公主首先反對，謂姊妹情重，安可遠離，虎狼之墟，尤不可入，必多方以厄其行。鄭生聞之，亦怏怏，至不願，然自昨午口角勃谿咎之後，斌玉絕不與生飯談。相逢避途，悻悻若有餘怒，欲慰留之，殊未敢也，斌玉欲決意入滇，獵叟致書一通，使到滇之日，秘密交與婁滿兒，必能有所助匡，生亦親筆繕函，交吳次尾冰娘具箋啟，為先容於陳圓圓夫人。束裝待發之辰，須彌王預戒所司。都勒鞍馬，在瓊花山之十里外，有亭曰女兒亭，按亭何以名，在昔中古之世，須彌國為百越之一。國有女公主，雲嫁西秦，其別也，父母餞之，女兒涕泣登車，未十步，投崖死，故名曰女兒亭。今須彌王之視斌玉，與斌瓊等，相處數年，憐愛備至，則今茲還別，彌難為情。亦祖餞於斯亭。用留父女千秋之紀念。

天方曉矣，山中銅鼓亂鳴。紅旗飄舉，而瓊花千萬樹，花開大如斗，淺絳一色，仙香襲人，花神多情，似笑口齊開。為女公主壯其行色者，旭日高懸處，先有苗酋戴雄冠，插雉羽，身披金甲，騎鐵色之巨馬，手握長矛，揮苗兵一隊，可數百名，為女公主清道，繼之者為女兵一隊，亦有女將軍，督隊而前行，同時有桃花馬兩匹，一左一右，馬上坐嬌嬈絕代之雙美人，皆戴鳳冠，披霞帔，珠珞垂於月圓之粉額，一名貴而光豔者，斌瓊公主也，一超秀而英特者，大化山公主冰娘也。雙美人之中心點，乃夾護一錦袍玉帶之美少年，少年按響雍容，左顧右盼。時蘊著一團喜氣，滿面春風，此何人，其玉台新下聘之粉侯。所謂一矢貫雙雕駙馬爺。其人曰鄭生蒼庵是也。以次殿其後者，若獵叟，若石叟，若須彌大王，皆乘鑿輿，乘玉桂彩扈從苗兵無算，同蒞止於女兒亭，設長筵，綴異樹山花。盛陳水陸珍錯之味，亭之後有石室，是為更衣室，諸貴人人內更衣，忽聞石炮聲隆隆，銅鼓聲擊擊，報導斌玉公

主至矣。諸人出而迎之，斌玉戴素冠，練衣縞裳，淡掃娥眉，不施脂粉，而天然幽豔，酷似枝田谷名蘭，逼而望之，紅玉眼苞，含住半眶冰淚，宮娥十數護持之。騎青花白色之小駒，玉葱指上，拈著馬鞭兒，一見須彌大王，亟騰身下馬，趨於大王之膝，盈盈下跪。嗚咽言曰：「義女受父王恩，至深且渥，殞身無以報，今行矣。重勞父王遠送，其感激悚愧，為何如者。」言已，兩行珠淚，滴瀝下於粉頰，雙娥翠鎖，宛如帶雨梨花，斌玉泣，須彌王亦泣。相痛惜，相泫瀾也。王乃勉作駢語曰：「兒須螟蛉，餘愛兒，實不啻視生女，女今為國故，入虎穴。救眾生，大義凜然，要不可以私情掩，但視此行勝利，為漢族復仇。為苗族吐氣，為汝兄弟姊妹。泄往者數天之憤，事果得就，即是所以報老父矣，胡必效兒女於啜泣為。」剛語至此，斌瓊及冰娘，各捧一漢玉蓮花盞，盛滿琥珀色之醇酒，亭亭移步，並致酒於斌玉前，口未言，淚先下，斌瓊嗚咽言曰：「叨義姐雅愛，自當日南京蕭寺，彼此深相結納，以迄於今。妹與姐成契至先，相處亦至久，滿擬天荒地老，蘭閨手足，廝守到白頭，今姐乃棄餘，隻身走千里，入虎狼不測之穴，姐乎，抑何狠？」斌玉慨然曰：「愚姐處境，微與妹不同，姐之先夫，為滿之酋鷹犬所害，自是漂流塵世，已作未亡人，誓有生一日，必為先夫復仇，為先夫復仇，非所以為滿族復仇，欲為漢族復仇。則為首先殲餘酋之虎狼，虎狼為誰，則吳逆三桂是，我自顧一身落落，毫無累，則冒險殺賊之重任，捨我其誰，妹苟念前情，當鼓勵我之進行，毋徒以姑息纏綿，灑臨歧之涕淚，異日姐身所至，能以一小女子，飛三尺劍，斬吳逆之頭顱，為中國女史中，放一異彩，妹聞之。當為我賀，兼為我浮一大白。即不幸而事機失敗，荊鄉末路，能以頸血濺虜庭，亦足為朱明之義士忠臣，一吐長虹之氣，此誠偉舉也。妹奈何戀我而忌子。」冰娘捧觴上答曰：「壯哉吾姐。某等雌伏無能，讓吾姐出頭地，當愧死矣。姐誠大英雄，姐先之，妹當繼其後，願飲此，為他時息壤之盟。」斌玉笑曰：「冰娘言。良義俠，具有膽肝，後此即無其事。要不可不作是言，餘感妹矣。」立飲之，亦飲冰娘，冰娘引吭飲之，斌瓊作色曰：「姐允冰娘，為姐之後盾獨不許弱妹耶，妹亦願從姐之後，請飲此為信條。」斌玉亦飲之。著者曰：斌玉之於斌瓊，於是有微詞矣。當日南京蕭寺，以二女並戀一男，斌玉戀鄭生，有形之戀也。斌瓊戀鄭生，無形之戀也，厥後山中並處，起居飲食與偕，不啻同胞姐妹。人方以娥皇女英擬之，今斌瓊既字鄭生，得其所矣。彼畸零無告之斌玉，只雁孤鴻，將何以自聊其生者，不能殯生。則亦已耳，又平添一天外飛來之冰娘，隱然為加入旋渦之情敵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此斌玉之所以不得行，抑不能不致憾於斌瓊者也，雖然，斌玉固顯然自道為未亡人，彼蓋有夫矣，既曰為夫復仇，尚安能許鄭生者。跡其私戀鄭生之一念，閱者亦但視為雲過天空，毋重為斌玉疚病也。二女獻酒已訖，其次當及生。生亦捧觴上壽，淚落如硬縻，斌玉怡然曰：「哥替妹今能以哥之稱謂，引而親之曰哥，此發為末次矣。」言至此，淚如箭，奪眶出，既而拭其淚，慷慨激昂曰：「哥，行則行耳，死則死耳，區區一苦命之義妹，輕塵弱草。寧足係哥懷者，況革命排滿，恢復先朝。此哥之夙心也。哥發軔於先，妹踵武於後，哥有此義妹，洵足以自豪者，哥能引滿一觥乎。」命取巨觥，與生相對飲，訖飲，仰天大笑，自擊其胸指，眾人視生，殆已熱淚滿腔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生之感想何似，著者不敏。誠無以名之矣。以次若須彌王，若獵叟，若石叟，皆進酒致，或其勉勵之詞，斌玉一一受命，此時斌玉，酒半酣矣。命宮娥，取出一物事，物事為何，則雕鏤紫檀之玻璃箱，視其中，有鱗甲燦然之動物在，咄咄，此何物，此何物，則一巨量守宮蟲，眼光炯炯，有若珍珠，爪足蠕蠕然，蟄其下者，乃為鮮血，爛之原砂，斌玉拳擊開之，一手持守宮。一手挾利刃，操刀一割，啾啾唧唧。此守宮蟲之鮮血，滴瀝落於白玉盆，斌玉慷慨宣言曰：「餘今番入滇。以區區一女子身，隻身走千里。幸而得手，則朝夕供奉於逆藩之側。逆藩無道，女色是耽，餘以此身周旋其間，即使守潔懷情，人誰信我，又或伺隙出外，運動軍隊，在在與男界女緣，進一步言之，異日倘有機緣，縱吾足跡之所之，或且重到江南，逕入中原腹地，走幽燕，叩北闕，事未可知，我今已身世畸零，自願如死木槁灰，永情瀾不起。然茲事最是明白，傍徨中夜，罔之所為，不得已借助守官，及巫蠱祭師，為若命女兒，留白玉無暇之鐵證，諸父叔姐妹乎須知餘雖女流，自分以身許之。一切私情妄念，極不沾染於吾躬，其有無貴無賤，無老無少，或敢以非禮相加者，餘必砍其頭顱，寧死不辱。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餘不特敢為他日之表徵，抑自餘柏舟守節以來，從未潰禮防一步，此亦吾義兄義妹所共信者。」言至此。望其風目，目灼灼，視鄭生，義烈英風，咄咄逼人於無地，既又曰：「義兄義妹聽之，餘於兄妹二人外，尚有餘之恩師，其法號曰潭影大師，迄今數載，尚流落江湖。問其年已過百半，問其人，殆與烈士忠臣，俠客神仙，彷彿相近似，餘師為世界有心人。在理必監察吾人之行動。餘苟徇私以誤國，人能赦餘，師必不赦餘，此又義兄義妹所共信者，餘行矣。」言至此，淚咽於喉。面白如霜雪，聲與氣，不相應，固執斌瓊手，囑之曰：「妹乎。此後侍養阿爹，唯吾妹是賴，祝汝相駙馬，克忠報國，雞鳴戒旦，以圖中原，餘受妹之賜。」言次，一手舉玉卮，一手執利刃，猛刺其粉藕之臂。絲絲血出，滲於酒，自飲其半，以其半飲斌瓊，斌瓊涕泣受命，勉飲之，又執冰娘手，謂之曰：「妹為人，有至情，生死患難，不相負。姐崇拜有日，亦願隨相吾兄，竟從前未了之志，此後天涯海角，我恐無見妹之期矣。」言未竟嗚咽不成聲，此時忽聞人聲鼎沸，大呼曰，人墮馬，人墮馬，救命，速救命，墮馬者，駙馬也。駙馬何人，鄭生菴庵也。生固夙昔多情，寧忍負斌玉，棄之使遠去者，然吾書固屢屢言之。生固無情於玉。而玉乃有情於生。此則乃可諱言。生迨窺玉之有情。亦不能不生眷眷之情，憐之愛之，一如嬌癡之小妹，嗟乎。夜合花，亦書中之絕世之美人也，藉曰不然，他日胡能進御於吳王，見賞於聖祖，則生之兼日醉心於花也。亦宜也，特以既得魚，又得熊掌，此外之駝峰雁腎，安能一一分嘗之。玉又嬌雌。竹節松筠，生尤不敢毀壞美人之名節，基此重視之障礙，斌玉愈苦，鄭生愈哀，哀其愚，哀其情，今茲遠行，復聽此落落傷心語，及斌玉刺臂，霜鋒之下，生乃不能自持。至是不能不墮馬矣，墮馬遂昏絕，群救之幸絲毫無損破，斌玉尤痛癢關懷，執其手面泣曰：「哥。願自愛，哥為有用之身，中朝革命人豪。乃翹首天南，以望哥之義能高舉，哥自今自始。願愛身愛國，妹遠去，不啻為兄先驅耳。」生爾時甦醒，星星之日，注視斌玉，久久無言。欲哭無淚。玉亦以酒飲之，用自飲也。旋向諸父叔叩首者三，拱其手，招邀巫蠱之祭師曰：「師之道術高，願施咒語，為小女子保其真軀，感激且不朽。」按苗故族，有貞姓烈婦，欲自潔其身者，敦請祭師。為之書符也，書於掌心，其小永不能近男子，否則額上掌中，起皺紋，宛然一小許春畫，女流既受巫師之戒，終身不敢犯淫，斌玉乃踵而行之。巫師如其言，畫符訖。苗男苗女，無不嘖嘖稱異，肅然生敬禮心。斌玉旋以守宮之血，乘象盆，醮於盆，象管之端，濡有鮮血，埒其袖，露其雪白之臂膀。凝然一滴，深入腠理，向太陽曝之，血斑然，如鐵鑄，一聲驪唱，萬仞鵬搏。掀天揭地女英雄，逐翱翔於昆明池上，寥落故行宮，宮花寂寞紅，此昔人宮怨詩也。長門幽恨，永巷愁思，鳳倚遙賡，別殿荷君王之寵，羊車望幸，六宮爭紛黨之妍，專制帝王，囚鸞奪鳳，竭天下之美色。供一己之荒淫，是聞名德淑媛，橫陳飲潤泣，每朝每姓，不知凡幾，帝王然，下至帝王之鷹犬，莫不皆然，滋可慨也。

吳王視師自緬甸，清庭策動，疊加九錫，晉秩視親工，襲蔭一子，繼休封王，其實吳王久蔑視之，賞固王，不賞亦王。王爵我所自有，區區韃虜之命令，於我何加焉，然而功益高，氣益豪，情慾之縱恣，其時有一段奇聞，係吳王手敕，敕廣東江蘇安徽浙江湖北五省，徵選美女，用為蒲宮之嬪媵，特派五名專使，謂之徵花使，所起程式，第一，以三四品之職官愛女，或殷富縉紳之掌珠，陋屋貧民，雖美麗，不中選；第二，年齡在十八以下，十五以上，須略通文翰，面目娟好，舉止嫺雅，有大家風範者；第二。身家清白，無暗疾悍性。能柔順知旨者；第四，或擅長一藝，琴棋書畫，繡刺武藝者；第五，其有絕色寡婦，妙姿雛尼，或回部蒙部山陝諸省之貴族女，確具色相，為達官所手薦者，亦得破格晚錄。此五度徵花手敕，簡直與帝王之選秀女，絲毫無異，聞者駭然，江南道監當御史某，據以入奏，糾參吳王之僭擬乘輿，大逆不道，聖祖震怒，欲嚴治之，某大學士密陳曰，吳王有反意，激之即暴動，不如因而縱之，彼年屆七十，荒於女色，以千百斧伐。孤樹可立到也，且有謀為不軌之心。而先沉酣於嬪童美女。元精斷絕，政事怠荒，此昏昏無大志，不足慮也，聖祖乃寢其議。兼以滿洲樂妓八人賜之，圓圓夫人聞而歎曰，王志蕩矣。滿虜方圖之，彼至死不悟，哀哉。琳宮日麗，紺宋春融，空山鳥啼，上方人靜，萬家煙戶中，巍然聳碧嶂丹峰，其上有妙麗壯嚴之院落，千百株梅花繞之，時方初春，綠萼華仙子，已編翩然散放大千世界矣，時則禪房深處，有緇衣女冠子一人。頂上梳道姑髻，橫貫白玉簪，以年事覘之。當在四十許，然而素姿幽豔，顧影自降。尚似風信徐娘，嬌妍欲滴，此何人，陳圓圓夫人也。夫人厭鉛華，異淡泊，久移居於五華山上梵宮，前文已言之，宮裡有佛堂，章之中央，有碧紗櫺一座，鎮日掛湘簾，侍者非得宣召，不得擅入，人則脫

靴。地上鋪錦氈，滲以金屑。夫人視此，不啻為祇園布金地，中間供奉一觀音，為紛定名磁製成，高可二尺，廣半之，觀音貌至端嚴，亦至妍麗，妙目所流，使人四週望之。如鮑受天界美人之波睇，琴案橫其前，墊以宋錦，若雁足，若紅魚，若玉皿。若五供小碟，皆以內府刺繡晶，一一裝璜，光騰騰不可視，夫人恒御凌波素襪。低首觀音前。一手擊玉磬，一手翻貝葉，誦蓮華法華諸經，此境至清幽，惟聞茄楠，檀氣味，磬聲振聲問之，令人作世外非非想。圓圓誦經畢，入復室，室至秘，部勒精良，琴棋書畫，色色皆具，亦有流蘇寶帳。紫檀鏤鳳。是為七寶華床，此為圓圓習靜休息之別墅。文窗四辟，芭蕉修竹繞之，身入其中，如入綠天世界，此時按動某機關。而侍者悄然入，侍者亦女冠子，披玄色袈裟，玉貌綾齡，為狀殊肅靜，見夫人，合掌合什，念阿彌，鞠躬立，夫人顧之。低語曰：「汝曾見吳先生也未？」敬謹對曰：「見之。」其後則喁喁小語，語絕細，不可聞，但見侍者附耳，最後一言曰：「彼人當以漏下三鼓至。」夫人頷之。揮使退，至室門前，仍詔之，使復入，復問曰：「吳先生尚有何語。」曰：「先生無他語，至言此人雖女流，然赤心忠良，可備緩急。宜善視之。」夫人微笑，久久無言，侍者肅然退。

是夜流下二鼓，夫人跌坐蒲團。心忒志。不可耐，私念吾自修真習靜，一切外緣，勿能侵擾，今為國故，為酬平生知己故，涉足是非場，茫茫此身，如渡大洋，異日不知所屆，我誠多事矣條念及此。心怦怦動。俄聞紗窗之外，有輕輕彈指聲，悚息四顧，而黑影颯然入矣，燈光照處，有夜行裝絕豔女郎，嫣然呈露於眼底，玉立亭亭，低折柳腰，下拜於圓圓夫人曰：「小女子某再拜，冒犯專嚴，罪在不赦，惟夫人海涵之。」圓圓睇視良久，面有喜色，欠身言曰：「來者可是斌玉姑娘。」曰：「不敢，小女子固名斌玉也。」袖出冰娘手書，並吳次尼介紹函，圓圓讓之坐。置書於案。俯首披覽之。良久。忽問曰：「冰娘女士，是姑娘何人？」斌玉猝不能對。囁嚅曰：「是為結義小妹，抑為吾嫂也。」圓圓笑動顏耳曰：「言耶，鄭生蓑庵，近如何矣？」曰：「是為小女子之義兄，彼此皆同志，兄自出險投荒，夜走瓊花山，暫主於須彌土司之苗洞，須彌土司，亦即小女子之義父。」言至此，圓圓盈盈起立，手拈菊花宮燈。遍照密室之門戶。問斌玉，來時曾見何人。對以無有，圓圓曰：「甚善，此間不啻方外地，幽巖絕壑，與世相忘，我有一言，次家都是女流，亦為同志。請安心駐此，我可庇護汝，可保無虞，我今以妹呼女郎。女郎第呼我曰姊，人問汝，汝對曰，儂少孤，依外戚，初不知有姊，姊乃專人赴江南，訪得我，挈我於此，願與姊持齋奉佛也，如是云云。庶以塞群疑，弭眾口，妹聞吾言乎？」斌玉則鞠躬對曰，敬聞之。是以姊妹稱呼，賜法號曰玉真，裝束如女冠子，院後有廣畦，圓圓自顏其曰紅藥圃，暇日命女冠五，荷鴉鋤，入五華山採藥，彩得藥苗，種於地上，苗開花，玉豔如異種之名蘭，不可識別，按時節收採之，煎以鼎當，大類仙娥之修丹練汞，斌玉居五華山中，日長無事，助奉命採藥，入夜禪關謹閉，亦持誦諸佛經，至此忽變其宗旨。念此身漂泊，上無父母，中無家室，下無姐妹兄弟，碌碌半生，無非為人作嫁。即曰為夫復仇，然而佛子慈悲，主解脫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今世亂紛紜，殺我夫者。生死不可視，邦族不可考，吾安能上天下，地以求之。吾曷不改變方針，易為夫報仇之念，為求佛祝福之心，死者不可復生，庶以超度吾夫之亡魂，亦為苦命藐躬，祈來生福祿，人生如夫露，胡自苦乃爾。基此一念百鍊鋼化作繞指柔。夙昔俠血熱腸，消除淨盡，圓圓知之，他日笑謂之曰：「佛是英雄造成。妹能信佛，信到極點，即是英雄，人生不外隨緣，見一時，造一時，亦不必入禪障也。」一夕吳王微服信步蒞圓圓夫人許夫人夙與之約，謂此地結構，純出自大王恩意，換言之。不啻佈施功德主。即臣妾所自來，無天王，無以有今日，特臣妾之馬齒長矣。遁世逃禪，情非得已。花雖萎謝，妾不能不感雨露之恩，大王尚念前塵，不忘故劍，時而璽書存問，寵眷有加，臣妾已非常感刻。即或紆尊降貴，枉顧禪關，亦乞偃旌旗。撤鹵部。輕車減徒，翩然來臨。至所深顧，否則空山松鶴，恐未見貴人之與衛，已相顧而心驚，甚非大王之所以哀矜臣妾也。吳王笑許之，實則理之離宮別苑，遍布五華山，由間道以抵禪堂，不過咫尺地。吳王雖梟雄絕世，時亦芒鞋杖履，效黃冠道士風，吾書前文固言之，王亦求仙而佞佛，自命為秦皇漢武。迥異尋常也。王又多情，老而彌戀，其對於圓圓夫人，殆宿世之孽緣。王內寵至多，三十六宮都是春，燕瘦環肥，各盡其妙。圓圓老矣，眷戀之弗少衰，論者謂王念舊人，存心忠厚之至，實則圓圓夫人絕色。曠世殆無其儔。天生美人，或兼與以駐顏之術，故圓圓雖老猶少。蛾眉淡掃，端不讓彼狐媚新妝也，圓圓當盛時，外容固美，內術尤功，此尤足以操吳王之寵眷，先入為主，後此之三妃九嬪，自鄗以下，味同嚼蠟，吳王固知味者。斯之得不回憶舊歡，歎息於後則為繼，雖然，圓圓年事高，情慾淡，久荒之田，無復情根生長。深閉而固拒之，非一日矣。圓圓迎而拒，吳王拒而復來，忤旨逆顏，亦不之責，圓圓益自高尚。見吳王，只雙掌合什，以淡演承迎之。意則時，留王一便飯，吃齋茹素，揮塵談玄，視之如別院之老僧，王亦甘之飴也。